

為政善報事類

宛委別藏過錄元刻本

故官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萬二十
公公寬十五公分



為政善報事類序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然則為政豈易於言哉周衰道喪王政淪夷善善惡惡相為施設而天道福善禍淫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較然桴鼓由秦漢下見之史傳雜出於百家之言多矣然而門分類別聚為全書貽鑒後人以裨國政者未見也余每恨之括蒼葉君之子伯韶謁選京師以其

為政善報事類序

子父所述為政善報事類書凡十卷因余方外友趙君虛一來訪求序其端銜梓行之余讀其書古今為政善惡報應之蹟靡不該悉非特釋余恨之為快措紳之士苟志於忠

君報國者不一讀其書可乎讀其書而上知文武之政則必能致吾

君為堯舜之君使斯民為堯舜之民葉君之志可謂勤矣於政治豈小補云葉君名

留字景良隱耀山林著書自樂趙君又誦

其所爲王昭君詩法策誠如重玉頰要時

毛延壽畫作真知事君大體識安邊長策

者蜀先主詩天下英雄劉豫州一時我主

大為羞能發奸雄隱事足以蓋失助之耻

深足敬愛余故樂序其說而嘉其成書之

志焉延祐六年十一月既望集賢大學士

榮祿大夫陳顥仲明父序

爲政善報事類序

三

善之義大矣哉粵自降衷兼彝人皆有是

善也太樸既散理義爲利欲所泊一念之

善流而爲惡况施於有政可不慎歟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逆順吉凶慶殃

類至之一機禍福報應之所由起也見善

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古之齊諧亦既志

之矣惜其雜而不專余在猷畝之中思欲

救吏弊瘵民瘼俾吏稱職而民安業其道

無由也平居巷議屬耳時政聞一善事如

自己出未嘗不手額鼓舞起敬起慕不圖

兩漢廉平循吏今復見之一有不善則將

拂膺感額而爲之長太息也因撫歷代之

從政有功在生民慶流後裔者名曰善政

報應事類余豈不知隱惡揚善長厚之事

善者吾之師不善者吾之資非假是無以

警動之使知爲善之可樂爲惡之可懼客

有見而難之曰今

國朝憲章信賞必罰明如日星於勸懲乎

爲政善報事類序

二

何有豈杖舉前言往行所可勉旃余曰不然夫果敢之人勇於為惡亦勇於為善有威武所不能屈禹聞善言則拜塗人皆可為禹易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政過其迅速如此就使開卷一悟則善心油然而生或可為官師相規之一助客曰懋哉懋哉於是乎書

延祐丙辰括蒼葉留景良書於友竹山房

為政善報事類序

二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括蒼友竹葉留景良編

後學陳相良弼註

家無私積

魯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是以知其忠於公室遂連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

古稱遺愛

鄭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相鄭政成三年與

為政善報事類一

二

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簡公封以六邑子產為人仁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辭寶不貪

宋子罕為政宋人得玉獻之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趣裝盡代

漢 曹參為齊丞相以清淨治九年齊國安集大稱
賢相蕭何堯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
何使者果召之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奇慎
勿擾也參代何為相後封平陽侯卒謚靜侯子竒代
侯卒謚簡侯竒子時尚平陽公主卒謚夷侯子襄代
立尚衛長公主襄子宗代立謚為共侯 史記

陰德治獄

漢 于公 東海郡人也部音談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罹文
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其閭門嘗壞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
馬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
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嗣封傳世云 于定國傳

虞經 陳國武平人也為更案法平允務存寬恤每冬月上其
狀嘗流涕隨之嘗曰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後孫詡 許官至尚書僕射恭為上黨

太守本傳

漢 郭躬 字仲孫潁川陽隰人父郭宏習律太守苞恂以宏為
決曹掾斷獄掌三十年凡所決者退無怨情郡比之
于公年九十五卒後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掌法務在
寬平正直用刑仁恕元和中赦罪囚不及亡命未發
覺者躬親詣上言之章帝善之詔特赦焉後子孫至
公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者三人刺史侍中十餘
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本傳

公廉律身

漢 尹翁歸 字子夷魯河東平陽人為市吏公廉不受餽後徵
拜東海太守 今之路官有大豪郡名許仲孫為奸猾亂吏
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勢力變詐自解終
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懷莫敢犯禁東
海大治入守右扶風清潔自守為政緩於小弱急於
豪強課常為三輔最至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
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
等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

以奉其祭祀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子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本傳

輕刑執法

漢 張釋之字季南陽瑯琊人後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有一人從橋上走音乘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秦犯
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
也廷尉天下之平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錯音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盜高廟
玉環得下廷尉為秦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

寇謝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
步侯反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廷

許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子執字長公官至大夫
本傳

寬罰諫君

漢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工人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
宜尚德緩刑其略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挫楚之下何求不得故諺曰畫
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生於獄敗法亂政離親莫
甚於治獄之吏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
可興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乃藏錢之府也天子少府諸侯曰私府
又遷臨淮太守治其異迹後子孫皆至故守大官本傳

閉門拒使

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為廷尉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

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謹保養之
置閤音閤噪處音噪乃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詣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
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告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

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還劾奏吉
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賴吉得

生息及四海矣後宣帝立為丞相封博陽侯子孫傳
國數世本傳

富民興利

漢 召詰曰信臣字翁卿 江壽 本 人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

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百姓歸之盜賊獄

訟哀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荆州刺史以聞賜黃金

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

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本傳

骸以恩矜

漢 陳寵字季陵 汝南 人為司徒掾勤心物務轉為辭曹

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肅宗初為

尚書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寵以帝新立宜改前

世苛俗乃上疏言之帝敬納焉每事務在寬厚遂召

有司絕鉗鑕諸慘酷之科結其失 反詳文 四張 細也 指贖刑 謂去其贖罪也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獄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

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後為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

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至聞之

使吏按行還言世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

葬僅在於是寵愴然敕縣畫收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寵後 三卿拜司空其子忠後拜僕射史曰寵矜

枯皆旋于孫子謂此也本傳

策由天賜

漢 何比干扶風 人也為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人

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二年

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

語其妻未既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寄避雨

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

今天錫公策以廣君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狀如簡長

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數比干年五十八有男六人後又生三子本始

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比干生壽蜀郡太守

壽生顯為京輔都尉顯生鄒光祿大夫鄒生寵濟南

都尉寵生救五官郎中由比干而下蓋六世本傳

反風止火

漢 劉昆陳留 人也光武時除江陵令今之 縣官有德政縣

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後為宏農

太守先是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

行虎皆負子渡河帝嘉之徵拜光祿勳本傳

上疏傷冤

漢 寒朗 字伯奇魯國薛人也 永平中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王英獄事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朗心

傷其冤乃上言曲成侯劉建等無奸專為顏忠等所

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十餘人後

遷清河太守壽八十四 本傳

漢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

所連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痛自誣死者

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

出之府丞掾史叩頭固爭以為阿附反口法與同罪

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得

出者四百餘家安後為司徒子貴為郎京敏最知名

京子彭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彭弟湯 字少傳

家學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封安國亭侯湯子成

次子逢 字剛 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靈帝立為司

空卒子基嗣論者以其理楚冤獄其仁心足以羣乎

大旱致雨

漢 鄭宏 字伯山滄人也 為淮陰太守消息緣賦政不煩苛

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夾轂而行宏怪問主簿黃

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盡作鹿明

府必為宰相後果代鄧彪為太尉 本傳○行春者乃

農桑也

久訟推原

漢 王渙 字洪漢 除溫縣令多奸猾積為人患渙為方

略擊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遷洛陽令有久

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元興

元年卒喪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繫素於路吏問其

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陽為卒司所抄恒亡其半自

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

思其德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永初二

年鄧太后詔曰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政迹

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嘆慈惜而以黃金百斤

榮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臨羔羊之義

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遠不幸早世百姓追思

為之立祠今以渙於石為郎中以報焉 本傳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一

為政善報事類一

十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對因治人 出元皇后傳

漢 王翁孺為綉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及吏畏懦當坐者翁孺皆縱而不誅他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以下及坐連及者至斬萬餘人翁孺以不稱免嘆曰吾聞治十人有封子孫吾所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生子禁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後禁

為政善報事類二

封陽平侯禁薨子鳳嗣侯弟譚商立根逢皆同日封侯

興始不殺

漢 鄧禹 禹新野人也光武中興為大將平赤眉等寇嘗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鄧氏中興後累世貴寵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到校二十二人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不可勝數和熹皇后乃女孫也 鄧訓鄧太后傳

律喻民從

漢 卓茂而陽性寬仁恭愛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嘗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

律治汝汝何所措手足乎於是人服其訓吏懷以恩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

家縣界光武即位下詔褒賞以為太傅封褒德侯本傳

珠還計活

漢 孟嘗會稱上人也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

珠與交趾比鄰常通商販貨糶糶食先時守宰貪穢

募人採取不知紀極珠徒於交趾界行故不通人物

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草易前獎求民利病曾

不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本傳

德化泉哺

漢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補為蒲亭長暮年大化有

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其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

元舍廬落整頓居也今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

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念於

一朝以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

到元家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

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泉哺所

生泉即鳴泉本傳

政感推馴

漢 魯恭秋風平肅宗時拜中牟令專務德化吏人

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蝗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

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矍然起語恭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政耳今燕不犯境一異也化其鳥獸二異也豎子

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

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後恭多歷顯仕位至司

徒享壽八十有一本傳

辭金愧令

漢 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

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遺公公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竊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竊愧而去故贊曰震
 畏四知後為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或勸令開置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延光中拜司徒俄遷太尉年七
 十餘而終震生乘乘生賜賜生彪四世並為三公德
 業相繼其他為宰相者甚眾豈非公廉清潔之報歟

遺絹化民

馬政善報事類二

四

漢 陳寔 字仲子 潁川許人也 初為太邱長修德清靜以安百姓鄰縣人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令還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竟無訟者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迺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驚自投於地僭願歸罪遺絹二疋是以一縣無盜卒謚文範先生二子紀字元方

以至德稱建安初拜大鴻臚紀子群字長文 任魏為司空侍中錄尚書事謚字季 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群子泰字元伯 仕至左僕射本傳

囚服掘屍

魏 高柔 陳留人也 文帝時為廷尉護軍嘗禮近出不還營司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

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爾何以知夫不亡盈曰夫事母恭謹又哀兒女是非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你夫不與人有寃孽乎對曰

馬政善報事類二

五

無又問不與人文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適子文坐事繫獄柔呼子文問所坐言次復問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不敢柔察其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否也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自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復盈母子為平民柔後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後遷司徒進封安國侯轉太尉年九十薨本傳

禁嚴溺子

晉 王濬字文農人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嚴其科條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後統兵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徭役其父母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死也及自蜀發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官至撫軍大將軍壽八十本傳

亡戶得丁

北魏 宋世良西河人也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

獲浮惰河內太守田怙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

為政善報事類二

六

遇赦而還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以為楓故吾賊及推問送者皆是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諺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且屏跡後大赦郡無繫囚率群吏拜詔而已本傳

盜首棄市

宋世執西河人也為法律治獄寬平多所全活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執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遷廷尉少卿初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按之連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執為少卿惟殺魁首餘悉捨焉及卒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史北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二

為政善報事類二

七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貴戚必劾

源思禮西平人也後賜名懷乃源晉之子也為侍御中散持節巡

行北邊賑給貧乏考論殿去最存恤有方時后父子

勁勢傾朝野勳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鎮將有

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

懷胡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

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

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

百姓為豪強凌壓積年枉滯一朝見仲者日有數百

後加侍中卒贈司空謚曰惠北史

儉德自持

梁 何遠字義方人為武昌太守杜絕交遊餽遺秋毫

無所受獎服素器物無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

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微

下廷尉被劾十數條除名後再敘為武康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諸縣

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

送至境進隻雞斗酒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不

為古人所笑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遠東海太

守遠性耿介無私曲絕請謁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傳本

息爭二事

魏 傅炎字季建北地靈州人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一老姥

爭團絲來詣炎炎挂團絲於柱鞭之家視有鐵屑則

罪賣糖者又有一野父爭雞炎各問何以食雞一人

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後

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子嗣為官亦有能

名歷山陰建康令本傳

平斷三疑

柳慶字更興河東人為兵部郎中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

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有告其益牛慶捕得

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

後獨何以脫之故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害之狀言畢令答殺之自此貴戚敬乎又有賈人時金二十斤詣京師寄居其人每出常自執管籥無何絃閉不具而並夫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証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康又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耐宴醉而盡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

高氏事狀卷三

三

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求活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首因此盡獲黨與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後陞尚書左丞攝計部北史本傳

空廡借居

南史 孫謙字長選東莞人為句容令清慎強記號為神明

齊初又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遺餽追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廡居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去官之夜即害居人徽為光祿大夫帝嘉其清潔其禮異焉凡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布被莞席卒年九十有二本傳

公田周急

崔伯謙字仕遜博陵人天保中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其周急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

高氏事狀卷三

四

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後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獄無停囚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北齊傳

清潔稱善

隋 景城縣戶曹張元素蒲川人也為政清潔吏民懷之隋末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唐太宗即位間以為政帝稱善遂給事中後諫治洛陽宮乾陽殿即詔罷役賜絲二百足

進太子右庶子高宗時以老致仕以上壽終 唐書

慈愛遍及

陪 辛公義 西狄 開皇間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

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守孝義道絕

公義甚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

疾病皆以牀與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人病或至數

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

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

是盡瘞方呂其親感諭而遣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

列女傳卷中

五

去後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

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為并州刺史聽訟不

立文案遺當直佐察二人在側隨問而決若不盡應

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人或諫之曰使君何

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獄豈

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伏由是

訟者多兩避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獨無所損山出黃銀蓮之以獻詔水部

郎姜崩 列 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

聲後歷數郡官至司隸大夫壽至八十九 本傳

囚為禱疾

唐 張文瓘 見州 乾封中為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少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

時以執法平恕方載胃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遠皆垂

淚其得人心如此後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本傳

法能守公

唐 徐有功武后時為左肅政臺侍御史給事中薛

高政善報事類三

六

季昶劾其黨惡后詔詰之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

曰失出乃臣之小過好生陛下之大德遂免為民尋

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

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

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

法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者詭辭以求苟免故

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究綱凡三坐大辟將死泰

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眾酷吏為之少衰人

以為有功當武后革命電雷之際而能全仁恕過漢

于張遠甚雖千載未見其比後孫高至河東節鉞咸
通中同平章事高子彥若位至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本傳

刻石知感

唐 盧鈞字子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於仁恕擢嶺
南節度使專以清淨治南方服其德舊有採金稅為
民害者悉除之華鬻數千走音闕下請為立生祠刻

石頌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壽八十餘本傳

辨金不同

為此善報事類三

七

唐 袁滋菜州人也李勉鎮鳳翔日滋在幕下屬邑有民
因耕得馬蹄金一甕送於縣將致府庭宰邑者慮主
守不嚴因使寘之私庫信宿與官吏聞視皆土塊也
以狀聞府議者謂宰換之遣掾就案其事宰莫能明
不得已誣服拘係紛紛結成牘上李愈怒後筵宴間
語及斯事列坐咸驚滋獨俯首無對李目之曰聞彼
之罪何不樂滋曰某疑其枉更布詳之李曰換金之
事極明若慮有枉常別有所見因移獄府中滋乃令
開甕口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所獲則本實在焉

遂於列肆索金溶瀉與土塊相等未及其半已三百
餘斤詢其所獲擔負人力以巨竹舁至縣計其數非
二人竹擔可舉明日欲送縣時口已化為土矣於是
邑宰遂得清雪滋後官至同平章事彰義節度使樂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三

為此善報事類三

八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仕更九鎮

唐 柳公綽 京地華原人也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

人子孫其昌乎後其子仲郢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

河南孫玘拜御史大夫 本傳

廉受百紙

唐 杜暹 司康反魏州人也補婺州叅軍吏以紙萬番贖 除

也 反時之暹為受百番眾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

哉 東漢到開元四年以御史覆屯積 七逆反水西入

突騎施帳究索乃以金遺暹暹為受焉陰埋幕下已

出境乃移文昇取之突厥大驚伏其清後呂同平章

事封魏縣侯 本傳

當活萬人

五代唐 劉景洪 吉州水新人也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

彭亨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

歸行密遂不仕嘗曰我不從彭亨當活萬餘人後必

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

墓築臺其上後孫婦有娠一夕夢牛相公來而生曾

孫沆由進士起家事仁宗官至同中書門下同平章

事觀文殿大學士 影豐錄

後榮二子

五代唐 呂琦 州安次人也唐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河南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

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琦按驗

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懼自殺獄乃辯蒙活者甚

眾歲餘遷禮部郎中後仕至兵部侍郎有子二人餘

慶宋初叅知政事端至宰相端子誨尤知名 本傳

孤嫁得謝

五代 江南鍾離權宰江州德化將以女嫁隣縣許

令諭齊魁 今之市婢從翌日齊與老嫗引一女來曰

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

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方五歲育於

胥家十年明府欲得妾齊以應今追思吾父不覺涕

零權呼胥嫗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

生以書抵許告緩親期將輟嫁女之資以違焉許因

請為李子婦卒以二女歸之久之權夢一綠衣造去聲

庭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得請于帝願以十任

守土官謝後果歷典十郡兼善心鑑

性寬不私

五代周 魏仁浦州人事世宗至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性寬厚世宗辨急多殺戮有忤旨者仁浦皆歸

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得免者十常七八淮南之役

所獲敗卒數千人仁浦從容白以隸軍鋒及之下無

一人橫暴死者又專務以德報怨有鄭元昭者為解

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權鹽使元昭不得專其

利乃誣溫玉之子從李守真叛捕以告變欲中去聲傷

仁浦周太祖為辯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

與五郡又嘗為賈延徽所譖幾解遇害後總師出征

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吾不忍也

免放之故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宰相其後子咸信

尚主官至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咸信子昭昞並觀察

使仁浦追封齊王其獲報亦厚矣常果本傳

全城活命

唐 劉翽京兆人以鎮守建州因居建之建陽居官

廉潔獄無留訟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先在山南節度

幕時峒寇嘯集據雲安公引兵破城下之日裨將

欲屠城公諫止但除首從又叅謀山東節度司事時

有裨將犯贓法司議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命使

愚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願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

公從其言活之又為河西節度推官時有婦殺夫誣

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又河西有弱子之風

公嚴其禁存活者數十人皆曰劉公活爾也又嘗

舟行見有赴水者甚哀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曰負

人錢六十貫追逋日迫出於不獲已公愴然曰錢易

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人得以活有子四人曉秘

書省校書暉太子校書煜判史暉觀察使孫十人皆

歷仕公後以朝議大夫開國公致任壽八十五自唐

迄宋子孫世登儒科歷省部臺閣典藩郡者相望不

絕宋紹興間有孫領收峒寇有功御禮褒獎賜錦座

鞍馬絲絹授朝奉大夫除彤守尋除殿院卒謚忠簡

公紹定間有孫純以收捕邵寇殺於王事賜廟封忠烈公如資政忠顯公賡寶學忠定公子羽樞叅忠肅公珙皆公之從孫也丞相梁文靖公克家嘗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口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唐 章仔鈞建州浦城人也仁開為檢校太傅領兵屯田嚴

以拒南唐李氏嘗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當誅夫人練氏請縱之脫首飾以資其行二校奔南唐後王延政僭帝建安南唐伐之二校已為將領兵議屠其城

仔鈞時已歿夫人居城中一校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二將感

高八事類下類四

五

其言在城五六萬人莫克惟呼之聲地震欲動君子知其後必大孫谷舉江南進士第一宋興登進士者幾百人得 尊位極人臣徒岷望之舉賢良衛魁天下案知樞密院紀援魁南宮省臺御史閣館職出處不絕

一云仔鈞生十五子仁嵩仁徽仁郁練氏出也其

後仕多顯者得象友益子厚案誼望之元振良能皆其諸孫則天道尤不誣

出米濟饑

宋 陳堯佐閩州人也為丞相前後十典大州六為轉運

所至為民興利除害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如激水欲之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通判湖州日湖之漢鯉魚食人

市以文告而戮之為患屏息知壽州歲大饑公自

出米為糜以食餓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糶賴活者

高以事類下類四

六

凡數萬人為轉運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數十萬徙河北黎懷州路而秦行之險通河決滑州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其墉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頌之號其堤曰陳公堤功在生民者不一明道中為戶部侍郎會呂夷簡請老仁宗問誰可代夷簡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良佐者遂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壽八十有二

言行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二郎必做

宋 王佑大名羊人也太祖朝知制誥會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上遣佑往使魏州以便宣付之

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已為相及還朝以百口

保彥卿無異意謂上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上怒貶萊州安置佑赴

貶親舊送者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佑笑曰吾雖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佑素知其

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果

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言行錄

六班免死

宋 高瓊亳州亳人事太宗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

原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威至留瓊作樂於

營邊明瓊度車駕行遠潰圍轉戰至行在所而六班

卒不至太宗怒欲盡誅之瓊曰陛下曰晨夕兼行今不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四

為政善報事類四

早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前下太原有
功未嘗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瓊後累遷殿前都指
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淵澶視燕切在有功授檢校
太保忠武軍節度使壽七十有一曾孫女是為宣仁
聖烈皇后人以為陰德之報言行錄

熟審兩訟

宋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
皆親決雖有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内或以任勞過當
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

為政善報事類五

二

或與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歿之後今為紫府
真人感應篇

延壽一紀

宋 王縉宣和間為兩浙憲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
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神人雲冠絳服立於簾前
遙呼其名語之曰緣汝所斷事皆合情法上帝嘉汝
已為延壽一紀加官至三品汝之二孫亦皆當作監
思更宜自勉語訖忽不見後果如神人所云明倫彙

愛民緩役

宋 呂夷簡字坦夫祥符中提點江南刑獄時營
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柴木者或碎首洞骨
官嚴期會以希上意死者以亡命捕係妻子公抗疏
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感冬河涸暴露岸次
請一切罷遣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有愛民憂國心以
至大用後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登顯仕公著為丞相
公著子希哲希績希純尤顯名當世言行錄

置姬不淫

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孿家以行張詠
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蓄婢妾者詠不
欲絕人情自置一婢以侍中櫛自此其屬相有置姬
侍矣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
處女也父母拜謝而去詠素無聲色之奉其不欺暗
室如此名在懷藉為紫府真人所禮敬不亦宜乎東

為政善報事類五

三

轉禍為福

宋 黃琮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
市肉四兩奉母為人方嚴時方興道藏郡守黃裳命

十二縣各持一疏欵之於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
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代民輸之裳
雖不平莫敢詰有內臣廉訪使者數詢于以私皆拒
不答會奏事京師每一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誠之
嘗入見上問汝在闕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
錯謬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有旨改京
官使者既出方大媿悔乃知善人之報轉禍為福如
此長聖志

獄疑別尋

考以張子願云

宋 張遜知益州日華陰縣鄉長殺人誣道傍者縣
吏愛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亮守者氣
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
蜀人以為神逸後凡四守益州子岫嶢亦有顯名於
世嶢之孫即端明殿學士澄也 影 雙 錄

聽訟必詳

馮文顯自為口官至監司郡守所至聽訟詳明吏畏
民愛守鄜州日有盜羊殺人者獄具將就刑文顯初
至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訊之始云我實非盜偶見

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指羊群中一羊以
為我所盜者我既無以自辯敢不伏罪文顯知其非
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人皆服
其明斷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始平郡開國公壽七
十一墓誌

檢屍以實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章獻臨朝族人杖死一卒洎當
檢屍時中使絡繹吏懼欲以病聞洎正色曰彼實寬
死奈何懼罪驗不以實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

為以事報事類五

五

為贖以白府尹程琳琳曰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
亟馳入奏雖大忤旨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自
此顯名不數年歷官臺府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
履常皆以詞章為時聞人陰德之報也 見 無 異 文

私賂不受

劉初江人也為連江尉民有爭回者不決郡以屬初
初得其奸立為剖曲直人謂為神及去官得直言者
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願為長者壽發
視之金也初笑謝曰君事本有非私君也敢以公事

受私賂乎却不受初二子啟舉進士甲科敏亦同年擢第敏之子奉世仕元祐至兩府時人謂之三劉感應篇

善佑可必

宋 張慶為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具必親沐暑月尤數辦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飲食卧具必加精潔好誦佛經每因受戮則為之齋素誦佛經一月方止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晝三日未寢忽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

為此善報事類五

六

白衣人端嚴脩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既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聲非君兒乎慶以實告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今聞嬰兒聲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一夕無病而卒亨以三班借職終於在藏庫副使有六子洪錡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為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友端榜

士大夫莫不以為盛事信乎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也影響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為此善報事類五

七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語人為事

宋 丞相司馬溫公謂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事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言行錄

夜香告天

宋 參政趙清獻公日有所為事夜必露香告於天

其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言行錄

為政善報事類六

丹陽訟省

宋 劉安民丹陽縣吏也特心公平民有訟未之官

而先之安民安民折之曲直各得其當欲自是一縣

之訟為之頓首後二子相繼登科汲官至朝散大夫

汲承議郎直秘閣遂為望族 戒應篇

陳州事傳

宋 張成憲監陳州糧料院日完邱尉謁告成憲暫

攝其事捕獲強盜兩起一十五人送縣獄具未上尉

即出叅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冀人數多可得改秩

守諾其請遂以請之於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

竄易公牘合二為一付有司煉燬遷就則成憲不敢

也守不能奪後二十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

茅山夜宿玉晨觀夢至殿庭殿上主者曰陳州事尚

記憶否此中文籍甚明既出見二使者各抱一錦綉

與之曰以此相報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一年轉大

夫直秘閣而卒 揮塵錄

視饑由己

宋 韓琦字稚圭相 為兩路安撫使益州路饑公至

為政善報事類六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

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可以全活檄劄門閭而欲東

居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勸誘納粟

後雖六十萬歸於常平公白是錢賑濟之餘非官給

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下戶逐會錢不職吏罷冗役七

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

者之來更生我也後其子忠彥為丞相嘉彥尚公主

言行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曾生越郡

宋 曾鞏字子固建州南豐人越州為通判日歲饑度常平不

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

聚有疾疫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穀數總

得十五萬碩視常平價口增以予民得從寄受粟不

出田里而食有餘米價為平又出錢糴粟五百萬碩

貸民種糧使隨稅賦入官農事賴以下之後為福州

太守初州無職田前政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得

三四十萬及公至曰豈有為太守而與民爭利乎罷

之後歷官齊襄洪明毫滄等州進直龍圖閣遂為史

館修撰試中書舍人卒享高壽以警敏廉明稱錄

富活青州

宋 富文忠公弼字子剛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公以為從來拯饑振多聚之州縣倉廩不能

供散以粥飯人多餓死死氣薰蒸疾疫隨起公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民取之其主

不得禁流民死者為大家以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

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

五十餘萬人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封鄭國公壽

八十言行錄

保全無罪

宋 邵煜字日華進士為連州錄事叅軍州將楊

全誣部民十三人為劫盜欲寘之死煜察其枉不肯

書請白全願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

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

也賜錢五萬改右諫議大夫即命使廣南採訪刑獄

歷淮南江浙荆湖轉運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船及

岸常苦颶風煜繫內濠通舟及卒廣人懷其惠多泣

者方煜之病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亦良吏廣

南計口買鹽人以為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

震懾群偷

宋 魯有開字元翰 濠州進人也以父宗道恩授秘書郎知韋

城縣曹濮有劇盜入境聞公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

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治大性能臧邑事者縣遂

無事興廢破漑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公

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平十人

公曰欲毒人口謀之可矣安得若是眾者訊之果証

時方旱決獄乃雨卒年七十有五言行錄

先閱斷案

為政善報事類七

三

宋 歐陽文忠公名修字永叔 吉州永豐人時之大儒每與容談

論不言文章惟言政事張舜民恠而問之公曰文章

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國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

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

公業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曲

為直違法備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

口口尚爾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

自是遇事益加勤謹殆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奉塵

三事以此自將人望吾必以為翰墨致身以吾觀之

實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歿之後今為神清宮真人
感應篇

後得逃卒

宋 王平福字平福 官人也章聖時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騾

單行盜殺諸田間襦音其其衣而去騾逸田傍家收繫

之吏捕得騾指為殺女子者田旁家認收其騾實不

殺女子平疑之以狀白府守不聽趣令具獄平持益

監守怒曰據騾耶平曰坐慄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

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不義較其輕重孰為愈耶守

為政善報事類七

四

不能奪後數日河南逃卒至許劾之實殺女子者田

旁家得活平後為侍御史位雖不顯三子回向問俱

名列國史儒學傳回子文龍有名陰德之報有從來

矣 揮塵錄

兄弟怡怡

宋 葉夢得字少蘊 蘇州吳縣人在蔡州時有大豪陳氏家產

百餘萬占確山信陽軍羅山兩邑兄弟七人其季為

別宅子父死行錢數十緡以賂上下官吏逐季不以

為弟凡季可辯以為翟氏子者皆沒之季訴五年不

得直夢得悉取前後案牘却之獨呼李詰曰君曾娶妻誰為主婚且誰氏乎曰父主婚妻信陽鄭氏也公即取鄭氏始婚書則其父親跡與其諸兄所代書也乃追視之曰孰謂無案籍乎出其不意皆具服即析作七分投之不敢復訟後官累至戶部尚書俄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言行錄

神明咄咄

宋 胡宿字式平常州晉陵人宣州為通判日有一囚獄成當死宿疑之一日夜冠焚香堂上靜坐俄而假寐忽夢

為政善報事類七

五

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既寤急引囚細問囚乃實對某旦起時見一人已死街中被吳姓目死者婦令執到縣久聞吳與此婦奸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命根究殺人者果姓吳因因免死蓋一念靜思之時已足以通於神明矣後宿官至樞密副使太子少師致仕壽七十二言行錄

訊囚非盜

宋 趙普字則平州冀人也為丞相初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獲盜者百餘人將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

寃者請更加訊由是多全活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拜門下同平章事雍熙中拜太保兼侍中兼中書令壽七十有一子孫貴顯不絕論者以其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至於全活寃者亦陰德也事本傳

獲贓免僧

宋 向敏中字彥之開封人任西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廂問許之夜半見有盜自牆上扶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懼因夜亡走荒草間忽墮簪於表切并無水鏡井則婦人已為盜殺

為政善報事類七

六

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之執以詣縣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來不知為吏也問曰僧某甲其獄如何吏給曰昨日已答死矣姬嘆息曰婦人實某村少年某人所殺也吏問安在姬指其舍吏就捕獲之并得其贓僧乃免死一府咸以為神敏中後大拜四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範密州觀察使傳亮子經生欽聖憲肅皇后敏中累贈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其後子詔子志俱顯炎紹聞敏中四世孫也言行錄

訪求奴得

宋

錢若水

字漢成河
新中人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

逃亡父母訴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

不獲乃劾民父子殺奴棄屍水中民不勝榜楚自誣

服罪皆應死若水獨疑之遂留數日不決察使人訪

求女奴得之遂送於州守乃引以示奴父母皆泣曰

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守欲論奏若水固辭曰朝

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未幾太宗聞

之自募職半歲除知制誥二年知樞密事言行錄

為政善報事類七

七

平反官陞

宋

王旦

字子明一云臨州
人又云大名華人

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

囚當死求計出之久而不得一夕不寐至五鼓忽然

有得急欲趨出時直更者聞空中有聲曰相公出矣

吏卒一半皆驚起相向整衣而坐旦出恠而問之卒

具以告由是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為平反軒旦

後不十年入西掖官至太尉兼侍中三子雍司封郎

官冲左贊善大夫素慶歷諫官以端明殿學士工部

尚書致仕素諸子輩尤知名云彰譽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為政善報事類七

八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爲求生路

宋 歐陽觀吉州廬陵人也爲秦州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

廢而嘆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可

得耳鄭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有

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得則知不

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嘗求其

死耶爲吏廉而好施及卒子脩年方四歲後爲副樞

察叅大政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觀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崇國公

量移貶所

宋 馬默華州武城人也熙寧中知登州沙門島罪人有定

額過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默奏曰朝廷既貸其生

矣既溢額即投之海非好生之本意今議溢額乞還

年深自至配所不足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著爲

定制默時未有詞一日默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

中見一人如符使狀乘空而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默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曹符馬默

無子以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汝男女各一人

未幾而子純生默仕至戶部侍郎齊文閣待制卒年

八十有一純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豈非

一念之善而獲此報乎擇唐錄

直囚械繫

宋 蘇東坡名軾字瞻外祖程公逸字仁壽攝錄事叅

軍眉山縣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脊主人尉

幸嘗以叔聞獄據受賄口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

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謂盜曰汝冤合自

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坐誅精囚

罷歸不及月尉據皆暴卒後三十年公晝見盜拜於

庭下曰尉據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

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

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未

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

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

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功名益威尉據子孫
微矣大全集

發粟倉庾

宋 范純仁字克夫為丞相知慶州日餓殍滿路純

仁不俟奏請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時一路荐糶耕

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

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官糶

所收又於臨路市耕牛谷種計口分貸明歲遂大有

年後知齊州州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屠販盜切

而督備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

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

秦官司耳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疾斃於獄中

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至死而在位者以

情殺之豈理也哉遂呼出立於庭下戒勵之曰汝等

為惡為善不悛在位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善復秦官

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

佩服公令遠釋之歡呼而出是歲犯法者咸舊歲之

半後為元口口口口口夫言行錄

吏懼解綬

宋 向子志字明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術人思之

繪公像建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

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千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

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為

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

鼓舞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仰屈州縣不

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凡歷仕

華真明道衡廣等州專以擊斷豪舉興利除害伸達

寬滯振業矜寡為務後以本官致仕壽六十有九累

贈太中大夫男澣調官廣西政治亦有聲譽言行錄

民流貸種

宋 王某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

數十家王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

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綬

衣非童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心故以此為宰

相子後生一男果至宰相湖山野錄

像繪德報

宋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已赴成都通判任時
 開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為言
 守曰此事君不須預李口口口口義同休戚守愧
 謝從之張簿具啟致禮以謝李歸口口口口一毫無所
 受時李年四十有九尚未有子張簿口口口口神
 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遷守
 成口口嚴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
 也後登第至口口大夫 江湖紀聞

王判壽長

高以善報事類八

五

宋 張文規 字正夫筠州高安人 以特奏名人官再調英州司
 理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
 圭張運張圍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走散獨張五
 抗拒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背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以下十一人送獄劾
 以為強盜殺人煨煉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夷死
 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
 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
 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以計不

高以善報事類八

六

行志憤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
 秩邵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刺奏但以舉措遷
 撫州臨川承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屍成疾遂困勺水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事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搬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方定乃言初
 病在床聞一人呼曰英州下文字即出觀之有公吏
 三四人云攝官人照驗公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
 病口口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
 具舟岸下矣口口與登舟頃刻即到英州入城視
 市井人物歷歷如舊稍口口官府門廳嚴峻戈戟
 列衛甚整口口口餘人將入門口口以衣冠至服
 之而入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一簾口口敢
 仰視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粹之去最後方及
 吾口口口內所問乃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
 詳知然須卿至結案貴詳審爾吾因奏曰臣勸此獄
 使十人將死復生獨不蒙朝廷賞勞去聲敢問其說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推賞格當得改合入官
而今但用舉楮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
丞大邑乎吾又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
壽數即聞殿一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與添
一紀吏舉手令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即抵岸送者推
出船遂寤時年六十七明年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
二年七十八歲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
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
作絞刑又添半紀至和四年壽八十三歲終英堅志

高政善報事類八

上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拈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屬縣空園

宋 許份字子大 知鄆州政尚寬厚務為勸戒而人盡其情

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

路獄空者八十縣隣路饑荒兄係道詔公賑濟公置

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饑

飽而勞去聲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

有奇出出禱雨暘歸必易蓋一日湍河暴漲水幾冒

城郭危甚閉土門捍之公登城焚香移文水神河一

夕復故道郡有百花洲其西圃畦種蔬公拔蔬建堂

榜以洲名與民同樂其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

召父杜母立祠於堂後兩知揚州除龍圖閣直學士

紹興初以壽終言行錄

同庚懷德

宋 尚霖徽宗時為巫山令尉李鑄卒霖割俸送其

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為嫁其女於仕族一夕夢尉如

高政善報事類九

一

生時拜且謝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力請於帝今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抵荆者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送焉因以合名及長上敦厚仁孝官至大理丞感應篇

感令如父

宋 高世史開封人廉恕自持知京兆樊川縣靖康口勤王隨軍口辦高宗即位經畧使唐其性者差往南京選車駕世史方行至鞏潰兵旁午嘗與僕從止逆

高政善報事類九

二

旅舍至暮爲清兵所圍忽一兵排闥手劍瞪視久之曰公非前宰樊川高君乎世史領之則驚夫曰我等皆樊川人感縣令惠養恩至今叱其徒皆倒戈敬曰吾父也戒勿犯退具壺漿明旦遣卒數百扈出境後知衡州視民如傷補發累政上供爲石者二十萬爲錢者十三萬而民不知閱一歲斷死刑纔二人以兩文遍謁諸祠禱晴其夕談笑而逝吏民哭之哀立祠祭祀歲久不絕後九子九孫皆顯仕路蓋厚報也影

錄

察民非賊

宋 陳幾道開封人爲汀州司理寧化有盜六人持舍刀夜刈人木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縣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陳曰持刀竊木意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與獨留而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而用刑耶由是五人皆原守臣上其事於朝轉姑蘇錄事後任宦三十年享壽七十有子四人曰識誠謹讜皆力學從義方訓楊杰銘其墓曰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神仙錄

高政善報事類九

三

處女弗犯

羅城使程彥宥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封鎖置於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宥曰旌節非所願但願死時無病便是好了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無疾而卒諸子皆官孰謂作如是口口無厚報者乎感應篇

小吏亦爲

宋 李之純凡三任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省人頗知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坐廳召熙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以主行文字有功賜汝一子及第汝為人淳慤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三年李之純果加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常寧榜登第 江州紀聞

高政事世第類九

四

薦剗不煉

宋 鄭庚為吉州太和丞虔寇聚擾郡邑丞相朱勝非自九江移治廬陵庚薦副將楊勅使立功贖罪朱納之遂破賊奏凱感庚之恩縛男子二十衣帛以緋衣遣卒部詣庚所使其作親徽賞庚驗之平民也解縱之庚自有他功可遷秩既列上吏部□□□□沮經年未完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庚時為蕭山丞忽見纂卒携文書數幅來言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飄此落沙洲上往就視之見公姓名敢以獻取而聞

之乃吏部甲庫業行違賞典也持以白縣縣白之府府為申送省部遂獲進秩一階人以為不純一十男子之報 夷堅志

畫像生祠

宋 羅裴恭紹興中為道州僉幕朝旨命鞠邵州張巨駟獄初巨駟為仇家誣與賊通獄吏楊錫得賂力主仇家遂起大獄連坐者三百餘人庚死者六七十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没人資者十八家裴恭具得其實錫不得隱即首服裴恭正其罪由是黥而流者返没入者給還民得直者皆畫像祠焉後累遷至武岡軍守乾道丙戌端坐而逝 墓誌

脅從免刑

宋 陳皓 籍州石碛人也建炎初寧都惡少李敦仁謀亂侵軼石城皓與□□巡檢劉僅共破之僅貪虐一時脅從者以喜怒生殺之皓從容諫止獲免者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當營救之人服其長厚僉謂陰德在人後必有顯者皓二子敏觀察使南康郡開國公球御前武鋒□統制孫男十一人孝傳以軍功自奮餘

皆世賞皓累贈至武翼大夫墓誌

全活有慶

宋

李超

翼州人也

為禁卒從大將潘美為掌刑刀美嗜殺戮起常緩之怒釋多全活人以為有陰德其子潘

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潘二子昭述翰林侍讀

學士昭邁天章閣待制

枯骨叩恩

宋

陳向元豐間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

佛寺夜開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視之四望積骸

為政善報事類九

六

蔽野皆貧無葬者委骨於此向測然哀之即具所見

開奏請斥官地數頃葬之即日報可仍命總其事凡

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為坎皆溝洫十五為曹序有

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

一人掌其籍向後至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運副

徙知楚州以壽終

言行錄

劉禹錫云有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罪因出活之因

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旦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

後半夜嘆息獨坐時聞階際聞悉翠之聲崔問為誰

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

告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因傳此方於

世羊肝丸方黃連末一大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

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摺為丸如梧桐子每服以

煖漿水吞二七枚連作五劑瘥但是諸眼目疾及障

翳青盲皆治之禁食猪肉及冷水

出經史本草

生民倚命

宋

虞琪

字齊平 隆州人

漕變路者一漕潼川者再於蜀民

有生死骨肉之恩當他道鞭索聚斂牛馬其入之日

為政善報事類九

七

蜀民猶晏然倚之為大司命紹興丁卯六月無疾含

笑而逝琪平生陰隲及人者多丞相虞公允文乃其

子也

言行錄

又仙并監蘭池鄉民鮮速因病恍惚見三黃衣吏

持檄追之送死見一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

故人曹惟吉曰有故人在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博

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為吏引

入殿下有王者冕旒坐其上謂速曰為我語家人

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號語畢有白光騰上

室宇赫然述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才出門即甦時結興十八年
 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
 祥日也虞公生平不讀佛書但方軍興時諸道以
 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結興十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微疾憑几不言忽曰古佛俱來吾
 亦歸矣子允文傍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
 不可遂含笑而逝及述事傳公成佛之事益顯更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 吳堅志

為政善報事類九

八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十

拈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私財惠下

宋 吉州太守史彌忠以大旱委官下八邑覆實減
 放苗額十八萬奏聞時其堂弟衡王史彌遠當國不
 準止放三分彌忠遂以已俸及私財代償百姓德之
 任滿不復仕其後長子嵩之至丞相次子歸之湖北
 憲三子岩之沿江制置四子堯之知饒州再知寶慶
 府九孫皆食祿貴顯彌忠晚年與齊魏國太夫人康
 健就養並享高壽而終 吳堅志

為政善報事類十

二

孤女蒙恩

宋 趙仁美 天水人也授蒲城令素曉星命自謂官下過
 邑長壽不過六十有日者謁之亦如其言將遣女先
 覓得一女僕一日命其掃庭忽擁篲而泣令問其故
 對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為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
 思父母不覺涕下仁美因愴然曰何至是女曰某生
 不辰兵革亂離被人掠賣一至於此仁美白妻挾嫁

女奩具先嫁之忽一日先謁日者至大駭曰昨覩君
官盡命將殂今日觀君祿壽未可量也豈政有異能
雪冤滯獲是報乎仁美曰某粗守法固無出死入生
之事謁者曰請細籌之趙因詰嫁女僕事答曰只此
是矣更何求焉因再賀曰此去壽祿未可量也記 搜 神

貢為減額

宋 王居正知婺州貢羅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
增其數以市恩遂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
二萬八十著為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

為政善報事類十

二

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
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督促郵傳旁午公置其機
不行掾史震懷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
諸君呼史為文書付曹曰即有謫諸君盍以此自解
公復手疏五不可以奏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
輸戶懼懾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道出婺女一郡
之人至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充二
十萬緡又運司移文州供御爐炭下其式庸理必胡
枕鶴鶴公報曰炭之限期則諾彼民以炭為業者率

居深山安知所謂胡桃紋鶴鶴色耶上方躬簡儉以
新風俗臣下欲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語
之上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暖而已豈
敢較炭之文色後官至兵部侍郎言行錄

遺不到門

宋 周嗣武宰吉州永新有豪姓素與吏輩為囊橐
每邑宰至即啗以土物往往為所持公不絕其禮謁
有以物嘗試者公即取通信吏痛懲之豪姓戢服民
情始通一邑大治又先為臨川丞日受納苗米有事

為政善報事類十

三

例錢公亦不以歸己又始為興國軍司法有姪誣叔
攘家財之獄歷歲不決公一詰之遂得直守愧謝一
縣之獄遂平後累官至戶部侍郎致仕以壽終遺表
贈四官大中大夫言行錄

蝗自出境

宋 劉敞江人也守鄂州鄂比易守政事不治訟或
累月不決敞至撥遺簿書細務決平獄訟不數日則
已無事月餘境內盜賊屏息道不拾遺先是西路
久旱麥不登尤多蝗蝻蔽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

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蜂免歸御

崇寧間會稽陸公傳為宣城太守有司責歲貢蜂兒峻甚公上章曰蜂兒未孕毓暗之物不足以供御願賜停罷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詔許停罷一年公嚴行禁止採蜂人戶犯者痛懲管下遵守甚力公一再歲夏夜感瀉疾內逼忽至澗門外蜂陣遮障喧飛殆不可入即呼守宿者以火視之有巨蛇卧於澗門之內張吻厠上咸皆驚異嗚呼蜂之微物亦能報恩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戒故事類

授道賜號

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過鍾離先生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嘗召至賜號洞微先生 感應篇

昇元有據

王昌遇本潼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 感應篇

修垣拯溺

宋 方蒙元祐中為侍御史時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牆為限往來久而傾圮蒙

建言乞修短垣其疏畧曰臣聞為治先務在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口口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汴流迅急墮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牆為之限界今墻墜岸狹近有馳馬逼墮河者果於墮圮之處欲望降旨京城汴汴兩岸下至泗州並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使天下皆知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亦聖時之仁術也朝廷從之蒙三子元修元若元迪皆有聲於宣政間世以為陰德之感 祥慶錄

赦死自誣

周必大 大字子 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遠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聞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童子掃雪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本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

充至在雨雪中其他絕無賓客姑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一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遂中法詞科官至宰相封益國公豈非一念之善而獲如是之報歟
言行錄

鄉薦無忝

宋 黃鏞景定甲子以建安書院山長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為之黜落忽假寐夢一嫗拜於案

爲政善報事類十

六

前哀告謂其孫今歲應試鄉舉妻為城隍司進至看護該卷適為侍郎黜落妻已為携在案上矣乞為陶鑄夢覺則所黜之卷已果在案細視復黜之夜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為州司推款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吾孫當預鄉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釣後兩場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後視之則論亦早哉無甚高也影帶錄

廟食有餘

運使劉應龍平生仕宦以廉潔著至元丁丑八月間

無病而死其夕龍輿路奉新縣感古大王殿廟祝夢儀仗迎新王至熟視之則劉公也豈非公廉而死為神乎 江湖紀聞

道理最大

宋 太祖問趙韓王普曰世間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 言行錄

為善最樂

漢 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

爲政善報事類十

七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十